

丰子恺 著
【手指·车厢社会】

复旦大学出版社



现

代

作

家



先

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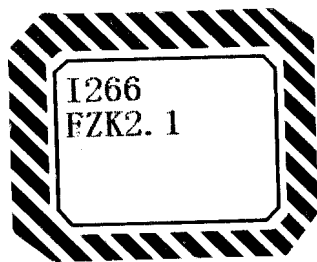
吴福辉 陈子善主编

丰子恺

著

【手指·车厢社会】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手指·车厢社会/丰子恺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8

(现代作家精选本. 第2辑/吴福辉, 陈子善主编)

ISBN 7-309-05055-X

I. 手... II. 丰...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
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0564 号

手指·车厢社会

著 者 丰子恺

主 编 吴福辉 陈子善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姜 华
特约编辑 吴文娟
装帧设计 陈 楠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168 1/32
印 张 8.75 插页 3
字 数 190 千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2 000

书 号 ISBN 7-309-05055-X/I·352
定 价 18.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 言

中国现代作家中原本是学美术的，不乏其人。闻一多“清华”毕业赴美留学，他先后读的是芝加哥美术学院和科罗拉多学院的美术系。所以他抗战由湘、黔徒步入滇的时候，一路上所画的百幅速写那是重操旧业。李金发和艾青都是在法国学雕塑、学画。艾青赴巴黎勤工俭学之前读的学校是杭州西湖艺术院，其师是林风眠。叶灵凤是上海美专的学生，他当了作家后仍然画插图、设计封面和藏书票。林徽因跟了梁思成去美国读宾州大学的建筑系，没有想到这个系竟保守得不收女生，她这个一代才女也只好委委屈屈读了该校的美术学院。但这些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都没有终生从事美术，要说画家当得大，散文写得也不比画画弱的，当代健在的数黄永玉，现代已逝者，便无出丰子恺右的了。

我幼年时知道丰子恺就是喜欢他风格特异的画。那是不像国画，又似国画，小孩子特别容易理解、爱看的笔调简约的东方味道漫画，在当年的儿童刊物上时时得见。至于读到他貌似平淡的、趣味隽永的文字，那是到了中年之后了。在把那类题材宏大、斗争意志坚强的或抒情绵软的散文读得太多不免伤了胃口的当儿，突然读了《缘缘堂随笔》，读了《车厢社会》，见到丰子恺这样平稳的、非战士的、日常的社会性散文，真是眼前一



亮：原来散文还可如此来写。

他是石门人。这个位于杭嘉湖平原地区的石门镇，现今属于浙江桐乡。所以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乘了浙江电视台的车子从茅盾的故里桐乡乌镇做完节目出发，去了丰子恺的石门，去了徐志摩的硖石，黄昏时分打道回府回杭州，还顺道看了海宁盐官的王国维故居。你从这个行程便能感受到太湖南岸一带鱼米之乡的人文之盛。而这些作家、画家、诗人、学者所出生的地方，无一例外都是江南水乡。要理解丰子恺的文学与绘画，如果没有机会去石门，至少也要到周庄、乌镇、同里、西塘这些如今特别火热的水乡旅游地其中的一个，去走一走，看一看，才好认识江南市镇文化是如何养育了这类文化名人的。这之中的石门镇，在丰子恺的回忆散文里自然可以读到，如本书中的《梦痕》、《癡六伯》、《王囡囡》。我觉得石门与其他水乡比，因为不是旅游地就没有那么热闹，没有那么热闹保存下来的市镇本相就比较真切。这个镇位于京杭大运河的拐弯处，古代吴越交界垒石为门（即“石门”名字的来源，有“垒石弄”留下来作证），镇上如今有丰家祖传的老店丰同裕染坊、劫后重修的丰子恺故居缘缘堂可供参观。镇民热爱丰子恺，缘缘堂一切都被日本侵略者烧毁了，但园子的大门当年被乡亲们冒着风险抢下保存起来，今日才能让后人看见这半面糊焦的门板。这些地方如读了他写缘缘堂前前后后兴亡史的文章，印象定会分外深刻。

丰子恺青少年时代就读于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该校的前身即晚清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沈钧儒、沈尹默、许寿裳、鲁迅等人都在这里任过教职。鲁迅教的是化学和生理学，为了反对封建顽固的学堂监督夏某人而参加过所谓的“木瓜之役”。丰子恺读书时，校长是知识界教育界知名的经亨颐，夏丐

尊教他国文，李叔同（后来的弘一法师）教他音乐图画。夏、李两位对丰子恺一生的影响之深，只须一读《悼丐师》、《为青年说弘一法师》等文便知。夏丐尊影响于丰子恺写作的是他的《平屋杂文》，这平屋指夏在家乡上虞白马湖的瓦舍。白马湖的春晖中学曾集聚了夏丐尊、朱自清、朱光潜和丰子恺（加上叶圣陶、俞平伯）一批人，后被称为“白马湖派”或“立达派”的散文，正是具有这种平屋、平民、平和、平淡的精神的。丰子恺跟了老师在“春晖”教书所住的“小杨柳屋”也是平房。他散文中的平民立场十分显然，如《穷小孩的跷跷板》、《野外理发处》、《纳凉闲话》、《肉腿》等，赞美市民阶层简陋的玩具、理发和消暑方式，对农人抗旱车水的辛劳寄予颂扬，这都是沿着这派质朴、率真、诚实做人、为文的风格下来的。《三层楼》一篇简直是个鼓吹人人生而平等的寓言。李叔同则影响了丰子恺的作画及投身艺术人生，连同对真正佛教佛理的崇敬。据丰子恺回忆，他是在李叔同“凡事认真”的一席话后，才确定专门学画的。丰子恺虽没有出家，却是居士。他说他的老师“不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的”，“他是真正的做和尚，他是痛感于众生疾苦愚迷，要彻底解决人生根本问题，而‘行大丈夫事’的”（见《悼丐师》）。受此耳濡目染，丰子恺悟到了这种精神的真谛，将宗教与哲学、艺术并列，作为自己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出发点（《剪网》）。在他的散文中，崇尚自然，爱护生物的文字比比皆是。本书第一篇所选《山水间的生活》，就是拿白马湖与上海的生活相比，说出“我往往觉得山水间的生活，因为需要不便而菜根更香，豆腐更肥。因为寂寥而邻人更亲”的话来。其他如《“带点笑容”》、《三娘娘》等都写自然之美。《都会之音》、《旧上海》斥人工社会之恶（恰将《旧上海》作为末篇，与《山水间的生活》一头



一尾)。《取名》、《吃瓜子》、《作客者言》借日常生活细节,批判中国文化的虚伪性、不真实性。《我与手头字》的观点与一般书法家喜爱繁体字正相反,认为简单皆美,这是自然美的合理引申。关于动物的散文如《蝌蚪》、《养鸭》、《白象》,充满对生物界的喜欢,《猎熊》一篇更渗透佛教伦理,是他《护生画集》的缩写本。《手指》是他的名篇,用艺术的眼光来打量人人都有平凡肢体,从中看出大千世界。在这些作品里,丰子恺真真实实,直面人生,他的看法你尽可不赞同,但你不能不被他表达的真性情所感染,所打动。

丰子恺多子女,这仿佛是上天的赐予,因他喜爱孩子。对于他,儿童并非是好玩好看的洋囡囡,而是各有其独立生命的个体。儿童世界是未经成人世界污染的一块净土。儿童是成人的“教师”。这些思想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丰子恺成为“五四”之后长久坚持“儿童本位思想”的一个艺术家是如此的显眼。我特别要推荐本书所选的丰子恺关于儿童的散文,如《儿女》、《从孩子得到的启示》、《华瞻的日记》、《给我的孩子们》、《作父亲》、《送阿宝出黄金时代》诸篇,认为它们值得当年的年轻父母们一读。所谓发现了儿童(也发现了妇女)的“五四”已经过去快90年了,鲁迅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也是在1919年当年,可看看中国目前从作威作福的父亲到为培养“小皇帝”鞠躬尽瘁的父亲,实际上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哪里有尊重孩子人格地位的一丝现代思想呢?而且全社会进入了一个怪圈,每天在赶着自己孩子做作业、补功课、上英语班、学钢琴绘画舞蹈的家长们,何尝不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在拼命摧残下一代?在这个意义上,丰子恺散文的儿童视界是他的重要审美特色,也是他的思想特色。

一般容易认为，像丰子恺这样只写个人身边琐事的散文家，一定是个追求平稳，满足于小康的人。这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他是江南市民的儿子，这江南是个富足有余的地方，激进、造反的情绪，似乎在这里也会小些。但等到抗战降临到每个中国人的头上，即便是丰子恺这样的温婉之士，也会有金刚怒目的时候。其时，丰子恺仓促间率亲族老幼十几口人，逃出火线，经杭州、桐庐、兰溪、衢州、常山、上饶、南昌、新喻、萍乡、湘潭、长沙、汉口，以至桂林。他有了逃难的实生活和实感受。本书中所选《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艺术的逃难”》、《胜利回乡记》等，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限于篇幅，如《辞缘缘堂》、《桐庐负暄》、《还我缘缘堂》、《宜山遇炸记》这些带着国难家仇的情绪所作普通百姓流亡生活的叙述，都是郑重的历史记录。这时丰子恺的文字有了变化，是时代留下的烙印。不过即便是战争条件下的丰子恺，他还是与众不同，他的愤激是沉着的，是绵长的。

综观以上，就是我所理解的丰子恺这个人，和丰子恺所作的文。

吴福辉

2006年4月23日于京城小石居

目 录

1	导言/吴福辉
1	山水间的生活
4	伯豪之死
13	剪网
15	儿女
19	从孩子得到的启示
24	姓
26	华瞻的日记
31	胡桃云片
34	取名
37	吃瓜子
43	蝌蚪
50	给我的孩子们
54	作父亲



58	两场闹
62	梦痕
67	随感十三则
74	我与手头字
78	车厢社会
84	作客者言
93	穷小孩的跷跷板
97	肉腿
101	送考
105	野外理发处
109	三娘娘
113	学画回忆
120	比较
126	送阿宝出黄金时代
131	都会之音
137	半篇莫干山游记
146	纳凉闲话
151	手指
156	西湖船
161	“带点笑容”

165	谈壁上标语
170	告缘缘堂在天之灵
177	养鸭
181	狂欢之夜
184	为青年说弘一法师
196	悼丐师
201	沙坪小屋的鹅
207	“艺术的逃难”
215	沙坪的酒
219	胜利还乡记
223	白象
227	口中剿匪记
230	生死关头
234	猎熊
240	湖畔夜饮
244	再访梅兰芳
249	三层楼
253	上天都
257	癞六伯
260	王囡囡
263	旧上海

山水间的生活

我家迁住白马湖上后三天,我在火车中遇见一个朋友,对我这样说:“山水间虽然清静,但物质的需要不便之外,住家不免寂寞,办学校不免闭门造车,有利亦有弊。”我当时对于这话就起一种感想,后来忙中就忘却了。

现在春晖在山水间已生活了近一年了,我的家庭在山水间已生活了一月多了。我对于山水间的生活,觉得有意义,又想起了火车中的友人的话。写出我的几种感想在下面。

我曾经住过上海,觉得上海住家,邻人都是不相往来,而且敌视的。我也曾做过上海的学校教师,觉得上海的繁华和文明,能使聪明的明白人得到暗示和觉悟,而使悟力薄弱的人收到很恶的影响。我觉得上海虽热闹,实在寂寞,山中虽冷静,实在热闹,不觉得寂寞。就是上海是骚扰的寂寞,山中是清静的热闹。

在火车里的几小时,是在这社会里四五十年的人生的缩图。座位被占,提包被偷等恐慌,就是生活恐慌的缩形。倘嫌山水间的生活的寂寞,而慕都会的热闹,犹之在只乘四五个相熟的人的火车里嫌寂寞,要望别的拥挤着的车子里去。如果有这样的人,他定是要描写拥挤的车子而去观察的小说家,否则是想图利去的 pickpocket[扒手]。



我在教授图画唱歌的时候,觉得以前曾在别处学过图画唱歌的人最难教授,全然没有学过的人容易指导。同样,我觉得在社会里最感到困难的是“因袭的打破难”。许多学校风潮,许多家庭悲剧,许多恶劣的人类分子,都是“因袭的罪恶”,何尝是人间本身的不良。因袭好比遗传,永不断绝。新文化一次输入因袭旧恶的社会里,仿佛注些花露水在粪里,气味更难当。再输入一次,仿佛在这花露水和粪里再注入些香油,又变一种臭气。我觉得无论什么改造,非先除去因袭的恶弊终归越弄越坏。在山水间的学校和家庭,不拘何等孤僻,何等少见闻,何等寂寥,“因袭的传染的隔远”和“改造的容易入手”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我从前往往听见人讲到子弟求学或职业等问题,都说:“总要出上海!”听者带着一种对于将来生活的恐慌的自警的态度默应着。把这等话的心理解剖起来,里面含着这样的几个要素:(一)上海确是文明地,冠盖之区,要路津。(二)少年应当策高足,先据这要路津。(三)这就是吾人应走的前途。所谓闭门造车,也是具有这样的内容的话。怀着这样的思想的人,是因袭的奴隶,是因袭的维持者。

闭门造车,是指说不符合门外的轨道的大小,造了不能在门外的轨道上运行的车。行车一定要在已成的轨道上吗?这已成的轨道确是引导我们走正路的吗?有了车不能造轨道的吗?在这“闭门造车”一句话里,分明表示着人们的依赖、因袭,和创造力多么薄弱。

不造则已,如果要造车,一定非闭门造不可。如果依照已成的轨道而造,所造出的车和以前已有的车子一样,就在已成的轨道上随波逐流地去了。即使已有的车子是好的,已成的

轨道是正的,造车的效力也不过加多了车,不是造车的进步。何况已有的车子或者不好,已成的轨道或者不正呢。

“好久不到都会了,好久不看报了,退步了。”这样说的人也有。实在,进步是前进的意思,进步越快,离社会越远,离社会越远,进步越深(这是厨川白村说的)。子路说道:“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这便是子路所以为子路。

“山水间生活,有利亦有弊”,这大概是指清静、空气新鲜、生活程度低……等是利。需要不便、寂寞、闭门造车……等是弊。这是要计较两方的利弊长短而取舍的意思。这话的内容和“新思想并不恶、时势变更了不得已而然的。但从前的习惯一概不好,也不能说”的话同是乡愿的话。

这话的变形,就是“凡物都有明暗两方面的”。这话固然不错。但我觉得明暗是一体的。非但如此,明是因为有暗而益明的。仿佛绘画,明调子因暗调子而益美,暗调子因明调子而也美了。断不是明面好,暗面不好。如果取明而弃暗。就是 Ruskin[罗斯金]所谓:“自然像日光和阴影相交一般混合着优劣两种要素,使双方相互地供给效用和势力的。所以除去阴影的画家,定要在他自己造出来的无荫的沙漠里烧死!”

爱一物,是兼爱它的阴暗两方面。否,没有暗的明是不明的,是不可爱的。我往往觉得山水间的生活,因为需要不便而菜根更香,豆腐更肥。因为寂寞而邻人更亲。

且勿论都会的生活与山水间的生活孰优孰劣,孰利孰弊。人生随处皆不满,欲图解脱,唯于艺术中求之。

一九二三,五,一四,在小杨柳屋。



伯豪之死

伯豪是我十六岁时在杭州师范学校的同班友。他与我同年被取入这师范学校。这一年取入的预科新生共八十余人，分为甲乙两班。不知因了什么妙缘，我与他被同编在甲班。那学校全体学生共有四五百人，共分十班。其自修室的分配，不照班次，乃由舍监先生的旨意而混合编排，故每一室二十四人中，自预科至四年级的各班学生都含有。这是根据了联络感情，切磋学问等教育方针而施行的办法。

我初入学校，颇有人生地疏，举目无亲之慨。我的领域限于一个被指定的坐位。我的所有物尽在一只抽斗内。此外都是不见惯的情形与不相识的同学——多数是先进山门的老学生。他们在纵谈，大笑，或吃饼饵。有时用奇妙的眼色注视我们几个新学生，又向伴侣中讲几句我们所不懂的，暗号的话，似讥讽又似嘲笑。我枯坐着觉得很不自在。望见斜对面有一个人也枯坐着，看他的模样也是新生。我就开始和他说话，他是我最初相识的一个同学，他就是伯豪，他的姓名是杨家骊，他是余姚人。

自修室的楼上是寝室。自修室每间容二十四人，寝室每间只容十八人，而人的分配上顺序相同。这结果，犹如甲乙丙丁的天干与子丑寅卯的地支的配合，逐渐相差，同自修室的人不

一定同寝室。我与伯豪便是如此,我们二人的眠床隔一堵一尺厚的墙壁。当时我们对于眠床的关系,差不多只限于睡觉的期间。因为寝室的规则,每晚九点半钟开了总门,十点钟就熄灯。学生一进寝室,须得立刻钻进眠床中。明天六七点钟寝室总长就吹着警笛,往来于长廊中,把一切学生从眠床中吹出,立刻锁闭总门。自此至晚间九点半的整日间,我们的归宿之处,只有半只书桌(自修室里两人合用一书桌)和一只板椅子的坐位。所以我们对于这甘美的休息所的眠床,觉得很可恋;睡前虽然只有几分钟的光明,我们不肯立刻钻进眠床中,而总是凑集几个朋友来坐在床沿上谈笑一会,宁可暗中就寝。我与伯豪不幸隔断了一堵墙壁,不能联榻谈话,我们常常走到房门外面的长廊中,靠在窗沿上谈话。有时一直谈到熄灯之后,周围的沉默显著地衬出了我们的谈话声的时候,伯豪口中低唱着“众人皆睡,而我们独醒”而和我分手,各自暗中就寝。

伯豪的年龄比我稍大一些,但我已记不清楚。我现在回想起来,他那时候虽然只有十七八岁,已具有深刻冷静的脑筋,与卓绝不凡的志向,处处见得他是一个头脑清楚而个性强明的少年。我那时候真不过是一个年幼无知的小学生,胸中了无一点志向,眼前没有自己的路,只是因袭与传统的一个忠仆,在学校中犹之一架随人运转的用功的机器。我的攀交伯豪,并不是能赏识他的器量,仅为了他是我最初认识的同学。他的不弃我,想来也是为了最初相识的原故,决不是有所许于我——至多他看我是一个本色的小孩子,还肯用功,所以欢喜和我谈话而已。

这些谈话使我们的交情渐渐深切起来了。有一次我曾经对他说起我的投考的情形。我说:“我此次一共投考了三只学校,第一中学,甲种商业,和这只师范学校。”他问我:“为什么考



了三只。”我率然地说道：“因为我胆小呀！恐怕不取，回家不是倒霉？我在小学校里是最优等第一名毕业的；但是到这种大学里来考，得知取不取呢？幸而还好。我在商业取第一名，中学取第八名，此地取第三名。”“那么你为什么终于进了这里？”“我的母亲去同我的先生商量，先生说师范好，所以我就进了这里。”伯豪对我笑了。我不解他的意思，反而自己觉得很得意。后来他微微表示轻蔑的神气，说道：“这何必呢！你自己应该抱定宗旨！那么你的来此不是诚意的。不是自己有志向于师范而来的。”我没有回答。实际，当时我心中只知道有母命，师训，校规；此外全然不曾梦到什么自己的宗旨，诚意，志向。他的话刺激了我，使我忽然悟到了自己：最初是惊悟自己的态度的确不诚意，其次是可怜自己的卑怯，最后觉得刚才对他夸耀我的应试等第，何等可耻！我究竟已是一个应该自觉的少年了。他的话促成了我的自悟。从这一天开始，我对他抱了畏敬之念。

他对于学校所指定而全体学生所服从的宿舍规则，常抱不平之念。他有一次对我说，“我们不是人，我们是一群鸡或鸭。朝晨放出场，夜里关进笼。”又当晚上九点半钟，许多学生挤在寝室总门口等候寝室总长来开门的时候，他常常说“放犯人了！”但当时我们对于寝室的启闭，电灯的开关，都视同天的晓夜一般，是绝对不容超越的定律；寝室总长犹之天使，有不可侵犯的威权，谁敢存心不平或口出怨言呢？所以他这种话，不但在我只当作笑话，就是公布于全体四五百同学中，也决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自己尤其是一个绝对服从的好学生。有一天下午我身上忽然发冷，似乎要发疟了。但这是寝室总门严闭的时候，我心中连“取衣服”的念头都不起，只是倦伏在座位上。伯豪询知了我的情形，问我：“为什么不去取衣？”我答道：“寝室总